

# 從SARS醫護人員之落跑看醫學人文教育

趙可式/護理學系

## 一、後SARS時代正是反省與進步的契機

SARS新聞已湮消，健忘的人們很快地就被新的新聞佔據了注意力。除了SARS罹難者的家屬外，大概也很少有人會再多想起或多談及這個世紀大事。然而醫療界除了痛失好多位醫護精英之外，希望也能藉機重整醫學人文教育。

## 二、一則新聞的省思 .....

92年4月24日和平醫院在沒有預警之下草率封院，25日的電子及平面媒體大幅報導約40餘名醫護人員衝出封鎖線，吶喊：「我們不要等死」，對著媒體舉著抗議的標語大喊大叫。

新聞媒體上的資料有下列重點：

1. 抗議的白布條或海報上大多寫著「遙遙無期的14天」、「嚴重抗議」、「錯誤的決策」、「哀！和平」等標語。電視鏡頭重覆播出一位女子大喊：「我們不是人啊！為什麼要我們去照顧SARS病患？」另一位女子喊著：「我不要工作，我要回家！」
2. 在日後媒體繼續爆料和平醫院院內防護設備不夠，如N95口罩及隔離衣都需重覆使用時，有護理人員在網路上流傳他們當時衝出封鎖線的訴求是因為防護設備不夠，她們原來寫的標語是：「我不要照顧SARS病人，我們要防護措施。」但是後面這一句標語沒有被媒體看到而「被電視台跳接的」。網路上也流傳著一封信，將這些媒



◆趙老師(中)榮獲91學年度成功大學特優教師

體鏡頭拍到嘶吼著衝出封鎖線的女子，視為「英雄」，大加讚賞其勇氣。並感謝她們，是因著她們的抗議才使政府重視和平醫院內的問題。

3. 馬英九市長在4月26日宣布：「防疫視同作戰，醫護人員衝出封鎖線，視同敵前抗命，將強制處分，並追究行政責任。」行政院游錫堃院長在電視上沈痛表白：「台灣人的人性何在？」
4. 4月25日同天晚報卻對照性地刊登了一位中國大陸北大學子寫的「請為我的父母祈禱」文章，並在網路上流傳。內文云：「我的父親說在這國難當頭，絕不能愧對醫師這個稱號，這是最起碼的職業道德。」
5. 之後陸續的報導指出，當天被媒體拍到衝破封鎖線的女子皆為護理人員，是因為「醫師躲在後面，卻要護士去打頭陣。」
6. 4月28日中國時報A15版「時論廣場」有一篇署名「佚名」的和平醫院護士

之文章，內文云：「身為一位目前仍自行居家隔離的和平醫院「前」護理人員，經過兩天來醫院的革職恐嚇，高額罰金，甚至政府刑法以待，我仍然堅持居家隔離，因為任何的處罰都遠不及SARS死亡恐懼的陰影。…想想我從事護理工作也不過是為了養家餬口，請不要自私的妄用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帽子。如今我拒絕前往和平醫院而強烈堅持居家隔離，這是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在面臨性命交關的一刻，我選擇自衛，捍衛天賦人權。…我們沒有義務需要照顧SARS病患，妄自要求我們集中於病患群中，無異侵害我們的生存權，意圖藉由SARS病毒謀害我們。……」云云。

### 三、醫學人文教育之拙見……

黃崑巖院長曾在為成大醫學系學生上課時，問他們：「到底什麼是人文教育？」結果聽說都無法回答。這實在是個不容易闡明的大問題，我也不敢發表意見以更顯淺陋。但因宋瑞珍副校長囑咐為文，乃不怕見笑地提出拙見。

#### 1. 醫學人文教育牽涉到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及意義觀的薰陶：

從前述一則新聞事件中，最基本的問題是要問那些醫護人員：「你為什麼要作醫師（或護士）？」這是「意義」的問題。尼采的名言：「參透為何，才能迎接任何！」如果一名醫護人員為的只是一份有酬勞的工

作，那麼就如同聖經上所描述的看守羊群的傭工，當狼來了時，當然就會棄羊逃命要緊。台灣的聯考制度所招收到的醫學院各系學生，很可能大多數並非是「因為有意義而心嚮往之」者，但入學後仍可以用教育來啟發學生的意義觀的。

醫學院的各類課程大都著重在知識與技術的傳授。然而這些知識與技術如何與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與意義觀相連呢？還記得我唸台大護理系一年級上大體解剖實習課時，助教拿著尺量著遺體的小腸說：「這個人的腸子有點畸型，特別長，如果灌香腸可以好多斤。」學期末時每具遺體都被割得七零八落，考試前我到實習教室複習，親眼看到一位醫學系三年級的男同學捧著一具遺體的心臟到一位女同學面前說：「I love you with his heart！」引起全室同學轟笑的情境。從此我即使已參透死亡，也早已立好遺囑要貢獻器官移植，但我絕不願捐作大體解剖。直到七年前參訪慈濟醫學院的解剖教室，看到學生們都稱遺體為「大體老師」，每具遺體都被尊重與莊重對待，解剖台上面貼著這位「大體老師」的生前生活照，而且有一篇親人所寫的紀念文章。學生也必須與他的親屬見面，了解這位老師的生平，對他產生感情，因而更慎重與珍惜解剖課時所學習的一切。一位捐獻大體者說：「我寧願學生在我身上

## 從SARS醫護人員之落跑看醫學人文教育

劃錯一百刀，也不願他日後在病人身上劃錯一刀。」解剖課結束，學生恭恭敬敬地放回老師的所有身體器官，縫合洗滌，梳妝穿戴，猶如親人般虔敬。參訪後我立刻填寫「捐贈大體志願書」，我的編號已達2600多號了。這就是一種「人文教育」的典範，將學生對生命的省思、人生觀、與意義觀，巧妙地滲透進入解剖課程的知識與技術之中。因此愚以為「人文教育」其實並不需要特別開一些課，也並非讓學生去上文學或哲學就可算是滿全了人文教育。所有的醫學院本科課程都可以注入人文教育的精神與生命力。

## 2. 醫學人文教育牽涉到學生學習的「高峰經驗」：

高等教育其實學的是「方法論」，學會求知的方法，可以終身學習就夠了。有多少學生記得大學時代所上的課？絕大多數知識的內容很快就淡忘，而技術也須靠日後多練習才熟能生巧。但有一種學習，即「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是終生不會忘記的，那就是老師的言行揉和進一種對生命的態度。

記得三十多年前當我還是台大護理系三年級的護生時，照顧一位肝癌末期的病患，他當時的主治醫師是宋瑞樓教授，他時常與我這個小護生討論病人的病情與照顧方法。有天正在我實習當中，病人食道靜脈破裂大出血，住院醫師立即予以急救。宋教授

在門診看病人無法脫身，等他中午結束門診匆匆趕到病房時，病人已去世，正蓋著白被單等太平間的工人來接走，病人妻子坐在旁邊哭泣，我正推著急救車準備離開病房。宋教授進門後才發現病人已去世，錯愕了一下，接著對著病床上的遺體深深三鞠躬，又走近病人妻子旁鞠了躬，並用手用力壓了壓她的肩膀表達關懷與了解，一語不發地靜默片刻。那一幕，看在我這個小護生眼裡，真是終生不忘。那種對生命的尊重，對苦難的同感，在靜默中洋溢出來。「高峰經驗」的影響既深且久，且並非在同一情境下人人都能具有。但老師有責任在學習環境中營造能使學生產生「高峰經驗」的氛圍，因此盡量讓所有的教材、教具、及教學方法活潑是很重要的。老師一個人在講台上滔滔不絕講授，放一些密密麻麻看不清楚的幻燈片，聲音單調，教法死板，是無論如何無法產生「高峰經驗」的。

## 3. 高科技與高人性結合：

醫學人文教育是在高科技中注入高人性——「High tech, high touch」。所有的知識若能與人性相連，與生命相連，就都成為人文教育了。所以也許我們用不著傳授太多的知識，在每堂裡中，給學生學習的方法，之後多點時間讓他們從生命的角度反省、思考、討論，從而釐清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與意義觀，並且從內心渴望成長，這樣是否好呢？僅以愚見就教於各位師長。